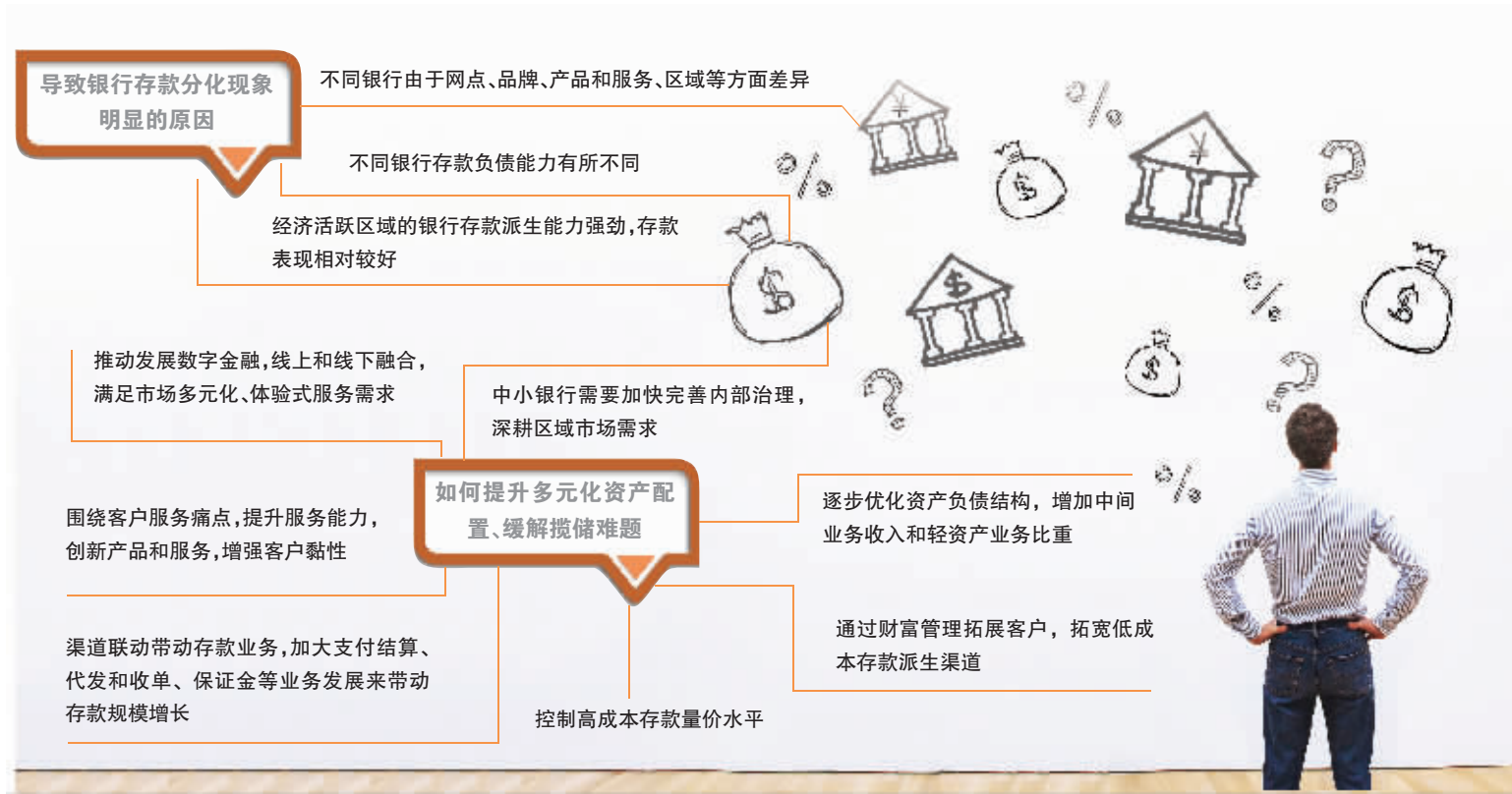


“拉存款”的银行人

开局关乎全局,银行在负债端细枝末节的微小变化,落在每个“银行人”头上,都是要努力完成的KPI。一年一度的“开门红”即将落下帷幕,“拉存款”也再次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私下贴息返现、找亲戚朋友借钱……为了揽储,“银行人”使出浑身解数,而在品牌、产品服务、区域等因素的影响下,存款分化的情况亦在上演。



“每日一揽”成常态

凌晨12点,思虑许久,淘淘(化名)终于决定自掏腰包“贴息”冲一波还未完成的KPI指标。“存款任务100万元,贴钱!”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急求存款的信息,想看看能不能从其他渠道拉到存款。淘淘是一家三线城市国有大行的客户经理,在揽客的同时,她一再向客户保证“时点考核只存1晚就行,3月31日存入,4月1日取出,存1万元贴息60元”。

对淘淘这样的银行基层员工来说,类似的“露脸”已成为生存法则。在银行工作的这几年,黎芳(化名)将其称之为“噩梦”,两年前她初入职场,没有任何人脉再加上疫情的影响,每月的KPI考核都无法完成,这段时间也让她精神内耗严重。

“刚入行的‘小白’在没有客户的情况下只能靠家里帮忙,还有自己身边的朋友。”如今,黎芳在银行已经积累了一定人脉,前段时间大额存单产品上新,在帮助客户抢存单的同时,她也间接完成了一些存款任务。

对“银行人”来说,“拉存款”已不是季末所需,月末冲量、日冲量,“每日一揽”成为了常态。大型银行口碑好、底气足,“开门红”稍显斯文,中小型银行家底薄,落实“鞭打慢牛,激励快牛”考核政策,通过朋友圈、视频号铺天盖地宣传也较为常见。

赵立(化名)是一家地方农商行的客户经理,在初入银行之前,他对工作的想象是美好的,有着人人羡慕的职业,拿着高薪,但进入银行后,他才知道有多难。赵立所在的网点附近有多处老旧小区,按理来说是拉存款的好地段,但第一个月他由于方言不通,无法和客户交流,没有拉到任何存款。

人行半年,赵立称自己还在适应阶段。“这个月我分到了300万元存款指标,现在还有将近100万元没有完成。”为了“拉存款”他拜托了在信托公司的朋友帮忙“抢人”,100万元存1天除银行利息额外再给1000元,1000万元存1天额外给1万元,这是他返给客户的收益。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人”内部贴息不符合监管规定,这会增加银行的负

债成本,也不利于存款市场竞争,但银行内部考核压力大,存款利率调整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存款利率有严格的上限约束,这也是银行揽储高压之下的无奈选择。

“月底拉存款400万元,距离目标还有388万元没有完成”“人行第10天,300万元存款任务,怎么完成?”“辛苦拉到的存款一天后客户就转走了100多万元,不想干了!”“收存款、贴息,可私聊”……一个个案例背后,折射了“银行人”揽储难的困境。

存款分化现象依旧明显

辛苦搬砖的“银行人”使出浑身解数,都是为了拉到存款,特别是在如今贷款规模不断扩张、存款利率持续降低的背景下,不过从整体数据来看,银行并不“差钱”。

今年以来,央行已经公布了两次金融数

据,2023年1月人民币存款增加6.87万亿元,同比多增3.05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6.2万亿元;2023年2月人民币存款增加2.81万亿元,同比多增2705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7926亿元。

随着宏观经济好转,居民的消费和投资信心不断增强,居民储蓄正在恢复常态,但为何“拉存款”依旧这么难?在这背后,离不开银行类型、地域、人脉等多因素的影响。

“揽储就像一场战役,每次都有惊吓,但也有惊喜。”陈玲盛(化名)在一线城市一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工作,今年初,她所在的营销团队接到了5000万元的存款任务,由于地处商业区,附近银行网点较多,竞争力较大,在拿到任务第一时间,团队领导就要求对市场情况以及其他银行的竞品先进行了解,对比本行产品的差异与优势,制定营销话术。同时,对优质客户、流失客户进行专项回访,了解客

户的存款需求。

“虽然中途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好在超额完成了存款任务,这场仗打得非常好。”陈玲盛回忆称。

将视线拉到北方的一座小城,揽储也同样在进行。“我个人接到了300万元存款任务,我们网点的任务是2000万元,心里没底,不知道能不能完成。”菓菓(化名)道出了她的担忧。

相比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菓菓所在的农商行的存款利率稍高一些。不过,虽然利率高,但当地平均薪资水平在4000元左右,拉到大额存款依旧很难。“我们银行只服务本地的客户,但一些有实力的储户很少将资金存在地方性银行中,都选择口碑较高的大型银行,就算说破了嘴皮也没有用。”菓菓坦言。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指出,存款是银行资金来源,是信贷投放、资产扩张的基础;截至目前,国内银行盈

利中最大贡献整体还是来自存贷利差,银行重视存款负债。但不同银行由于网点、品牌、产品和服务、区域等方面差异,导致不同银行存款负债能力有所不同。对于经济活跃的区域,经济体量大,市场主体多,并且市场交易活跃,以及存款派生能力强劲,银行存款一般表现相对好一些。

“存款是银行的立行之本,任何时候揽储都是银行非常重要的任务。”刘银平进一步指出,近年来随着存款利率走低,老百姓投资理财意识加强,银行揽储竞争愈加激烈。不同区域、不同银行的客户基础、网点布局、存款来源及稳定性差异较大,有些银行揽储难度较高,但银行的存款利率定价权有限,为了拉存款通常会使出浑身解数。

拓宽低成本存款派生渠道

分化背后,是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截然不同的处境。大型银行展业范围较广,线下网点和口碑规模都占有优势,对比而言,中小型银行在储蓄资金上本就处于劣势,并且还要面临高昂的揽储成本。

“只要银行利润大头还是来自存款利差,国内银行业揽储压力仍将不小。”在周茂华看来,银行与实体经济共生关系,区域中小银行需要加快完善内部治理,深耕区域市场需求,围绕客户服务痛点,提升服务能力,创新产品和服务,增强客户黏性;推动发展数字金融,线上和线下融合,满足市场多元化、体验式服务需求;逐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和轻资产业务比重等。

存款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一些风险事件发生后,客户选择存款银行也并非将利率高低作为唯一因素,而是更注重安全性。

“未来银行揽储只会越来越激烈,坐等客户上门存款的时代已经过去。”正如刘银平所言,在拓展客户方面银行需要从各个方面突破,比如渠道联动带动存款业务,加大支付结算、代发和收单、保证金等业务发展来带动存款规模增长;通过财富管理拓展客户,拓宽低成本存款派生渠道;在存款成本压力之下,银行也需要控制高成本存款的性价水平。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

孙宇晨赵长鹏接连在美被起诉 币圈要变天?

“币圈变天太快了,玩家还在为‘牛市’而欢呼,起诉消息一传出,风向又变了。”3月28日,币圈用户郭天(化名)向北京商报记者吐槽道。3月以来,受到海外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动、银行崩盘等因素影响,加密货币交易市场暗流涌动,相关加密货币的交易价格也坐上了“过山车”。

币安及赵长鹏被起诉

加密货币市场并不平静。3月27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官网披露起诉币安及赵长鹏的信息,指控赵长鹏和运营币安平台的三个实体多次违反《美国商品交易法》(CEA),在美国提供未注册的加密货币衍生品。

根据起诉书,币安故意通过不透明的共同企业运营币安中心化数字资产交易的平台以及许多其他公司工具,赵长鹏作为币安的所有者和首席执行官,选择了在从事规定套利的计算策略中忽略CEA的适用规定,以谋取商业利益。币安前首席执行官Samuel Lim协助和教唆币安违反法规。

据CFTC指控,从2019年7月至今,币安向美国人提供和执行商品衍生品交易,提供包括比特币(BTC)、以太坊(ETH)、莱特币(LTC)、tether(USDT)和币安USD(BUSD)在内的加密货币交易。同时,尽管币安作为期货佣金商(FCM)有防止、侦查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活动的义务,但大部分时间里,币安并未要求其客户在平台交易前提供任何身份验证信息。

CFTC认为,币安的合规计划一直无效,在赵长鹏的指导下,币安指示其员工和客户

规避合规控制,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尽管币安承诺限制美国客户在其平台上进行交易,但该公司却依赖美国本地人员和供应商,仍向其客户(尤其是其具有商业价值的美国VIP客户)提供了逃避币安合规控制的方法。例如,使用技术以掩饰地点、在禁止控制时继续允许交易等。

根据CFTC官网公布的诉讼文件,币安招揽并依赖于美国的客户为其各种市场产生收入并提供流动性,但币安从未以任何方式向CFTC注册。CFTC将寻求在币安案件中对其实施永久性的交易和注册禁令,禁止涉及商品利益和加密货币商品的交易、控制、建议、分享等行为。

起诉消息发出后,赵长鹏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布“4”字样的推文,被市场解读为引用其年初发布的2023年目标及建议的第四条款回应起诉消息,即Ignore FUD、fake news,attacks,etc.,即忽略FUD消息、假新闻、恶意攻击等。

随后,3月28日,赵长鹏通过币安官网对诉讼做出正式回应,表示该民事诉讼事实并不完全,也不同意其诉讼中大部分问题的定性,并将在适当时间做出充分的回应。回应中涉及合规技术和美国用户屏蔽、与执法部门的合作以及透明度、注册和许可证、交易等多方面。

赵长鹏表示,没有其他公司拥有比币安更全面或更有效的系统,截至目前,币安已经处理了超过5.5万个执法请求,在2023年已经冻结/没收1.6亿美元。币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进行交易以获利或“操纵”市场。

资深区块链研究员蒋辉指出,监管机构始终担心加密货币市场的扩张性增长会对现有金融体系造成影响。美国监管机构近期更是频繁以加密货币市场为目标,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削弱虚拟货币市场的监管措施。这种趋严的监管态度转变在FTX事件后就已初露端倪,如今更加明显。

仍可能对币价造成冲击

币安和赵长鹏被起诉的消息,也进一步传导至了加密货币交易市场,比特币、以太坊以及币安币等加密货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根据全球币价网站CoinGecko数据,CFTC发布对币安和赵长鹏的起诉信息后,比特币由28000美元附近下跌1500美元至26500美元附近,短线下挫超5%;以太坊一度跌至1700美元下方,跌幅接近5%。而币安旗下平台币——币安币跌幅接近7%,最低逼近300美元关口。

3月10日,美国硅谷银行因资不抵债遭金融监管部门关闭,市场恐慌情绪下,比特币跌幅一度接近10%。而随着银行风险事件持续发酵,3月12日开始,比特币强势反弹,从20000美元附近上涨至28000美元上方。

3月22日,郭天向好友发出了入场邀请,“牛市来了,全仓,冲啊!”但就在3月23日,美国证监会披露了对孙宇晨及其三家全资公

提起起诉的消息,比特币迅猛涨势戛然而止,短线下挫近2000美元。

“币圈变天实在太快了,10天内涨幅接近45%,玩家都在欢呼‘牛市’来了。孙宇晨、赵长鹏被起诉的消息一传出,风向又变了,开始处于观望状态。”郭天评价称。对于孙宇晨、赵长鹏被起诉一事,郭天更是直言,这对于币圈而言肯定不是好消息,更像是可以被看到但尚未爆炸的“利空炸弹”。

郭天表示,被起诉一事虽然并非是美国对加密货币的全盘否定,也不同于此前部分海外加密货币交易所流动性危机下破产倒闭,但孙宇晨、赵长鹏在币圈知名度颇高,起诉的结果以及事件后续走势仍可能对加密货币市场造成冲击。同时,美国监管机构这一动作也释放了针对加密货币合规建设的更深层次信号,币价走势不确定性增加。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看来,孙宇晨、赵长鹏在美国接连被起诉,是美国近期因银行业爆雷充分暴露币圈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扎紧口袋、强化监管的一系列举措之一。

监管不再放任加密货币

在CFTC官网公布的诉讼文件中,CFTC对赵长鹏也做了简单介绍。其中提到:赵长鹏是币安的首席执行官,于2017年在中国上海推出币安平台,并最终控制了币安所有的商业活动。赵长鹏为加拿大公民,根据最近的媒体报道,目前其居住在迪拜。赵长鹏从未以任何身份在CFTC进行注册。

而赵长鹏远走海外,同样是受到了境内监管因素的影响。2017年9月,币安成立后不久,央行等七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中国境内融资代币和虚拟货币交易做出全面清理整顿工作。此后,中国央行多次提示加密货币风险,并在2021年9月再度定调炒作加密货币为非法金融活动。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出海的币安以及赵长鹏曾接连被日本、英国、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警告甚至是起诉,此前已经多次被美国监管机构实施调查。2022年末,便有消息称美国司法部已刑事调查币安四年之久,重点针对币安是否违反美国反洗钱法和制裁规定。

而展业地区监管部门对加密货币的态度,极大程度决定着相关企业在当地的生存空间。美国近期密集向加密货币机构、从业者发起警告、诉讼的举措,也让不少分析人士坦言,币圈新一轮监管风暴将至。

陈佳表示,为了解决加密货币监管过于宽松这一难题,2022年下半年以来,美国财政部、美国司法部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始加强宏观合作,严打美国加密货币行业违规交易,可以看到美国金融监管在痛定思痛后开始借鉴中国在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积极经验,尤其是对加密货币、跨境套利行为不再采取放任态度。

蒋辉则表示,在美国相关机构持续加强监管之后,短期来看将会加剧加密货币市场的不确定性,其价格波动将可能更加剧烈,部分不合规机构将被迫退出或转移市场;长期来看,加密货币市场将更为规范,减少非法交易和洗钱等风险。北京商报记者 廖蒙